山色

高二（4） 王乙婷

远离了城市的尘埃和灰色调的棱角，山留住了一个明亮、澄澈而遥远的世界。

山色空蒙雨亦奇。无从得知山从哪一个近乎荒芜的年代就开始漫延上一大片一大片的翠绿，又仿佛是发觉这样的浓绿过于刺眼，牵来一缕一缕的雾气淡却了远处的颜色。走进山林，空气中漂浮着青色的光影，岩扉罅隙上铺就着青苔寂寞的生机，随处装点着些许奇花异果。呈现在眼前的山，继承了来自远古的质朴与和谐。人们也属于山，依恋山，因山而活，因山而美。干净、纯粹得好像一个易碎的童话。

这是一个群山环抱的村庄。清冷的绿色凝固了时间，一如门前流逝的河水；层叠的绿浪隔绝了城市，将所有的尘嚣都坚决地挡在了外面。

我曾认为山脚下双层的房屋是发展和致富的象征，曾认为这片被山环绕的原野是田园诗中无虑、优雅的天堂。我从未注意过山下的阴影，如雾岚一般在翠色的山头久久地挥之不去。

漂亮的外墙，大方的装修，来到寄宿的农家，我们暗自庆幸这真是个富裕的家庭。我们那时所不知道的是，这个笑盈盈地迎接我们的勤劳奶奶，有一天在烟雾缭绕的厨房中谈起往事时，是怎样的哽咽。

她的丈夫在三十多岁因车祸而死，正值壮年，美好的生活还未开始便永远结束。没有帮扶，没有资助，那个时代普遍的贫穷迫使她带着辍学的子女远赴他乡打工。不过，她也终于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山里，盖起了房子，拥有了一个能够在家照顾孙子孙女的晚年，并等待着在外打工的子女。又是一个轮回。

这些是漂亮外墙下的灰暗，是富裕表面下的辛酸。当欣赏着感叹着气派的房屋，我们只见“农村经济发展”，而山所记载的旧事，无从得知，更无法理解。山的某处埋藏着陈年的悲伤，平日里它被很小心地放起，却永远侵蚀着山的记忆，无法忘却。

秋的田野空余一片干枯的稻穗，像是什么记忆被拦腰截断。深红的秋草茂盛地滋长，藏起其间浮着绿萍的水潭。不时有几只鸭子啄动了潭底浅映的稀泥，于是绿便一层一层荡漾开来。哪一只扑着翅膀仰头朝向深秋的天空，片刻后又消失在层层叠叠的蓬草中。鸡在田垄的野花丛间漫步，留下依稀的脚迹和片片绒羽。

踏着细碎的雨声，走近屋顶有着尖角的房子，那个我们在公路上遇见的小男孩的家。昏黑的房间，映着火光的灰色墙砖，我无法推测那个端来金灿灿的水果还歉疚地说着“不好吃”的身影背后，那张写满了喜悦的苍老的脸背后，那种令人泪下的好客的热情背后，都饱含着怎样绝世的孤独与寂寞。正如我无法推测这个被山隔绝的地方所沉淀了的所有悲伤与炎凉。孩子们笑着谈说那只属于山的生活，仿佛山一样沉重的背负也是寻常的一阵风。那些山里山外的故事，遥远得成为了一代又一代的传说。“你们想爸爸妈妈吗？”他们说，想。脸上没有更多的悲伤。我也无法看出更多的无奈，是怎样的跨越了数千座山来掩藏。

在这里我没有看见意料中的穷困孤苦，也没有看到想像中的富足安逸。这座被山环绕的乡村，在触碰到外界的同时，某些重要的东西也被永远地剥夺了。

火光安静地跳跃，背景却渐渐黯淡，田野的一切不再明晰。大地有如黑天鹅没有杂质的宽翼。河流的水声合着几丝莫测的虫鸣是唯一能够分辨的声音。山像几笔浓墨勾勒的轮廓，不甚清晰地点染出天空的界限。没有月光，天与地的颜色就是山的颜色——纯净的黑。

孩子们提着手电筒送我们回去，老奶奶佝偻着背送至门口。一道灯光暂时地拨开浓重的夜色。偶尔有一辆车呼啸而过，车灯刺破了黑夜与电筒温柔的光芒，一瞬间就掠过，将我们一行人重新丢回了山的颜色里。

孩子们半开玩笑式地说，小心有坏人来抓小孩。我问，是真的吗？“是真的。”他们突然认真起来，“他们什么都抓，抓鸡、抓狗、抓小孩。以前有个小孩就被抓走了，再也没有找回来。”

再也没有找回来。是啊，这些孩子只能由山来保护，而山，又还能保护他们多久？我倏忽感到非常的沉重，好像这里沉淀了千年的时光，全部很重很重地压在了心上。

我没有抬头寻找星星。我知道，也许它们早滴落在了深山某处，就像这里微渺的希望一样。 这里有不属于城市的山，有不属于外界的安逸与和平，有着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忧伤与感动。这里的明媚与阴霾，久久徘徊在湿润的山林间，就如某处挥之不去的雾岚。

这里干净、纯粹得令人心痛。他们是山的孩子，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人。可是这个时代的到来，终究侵染了山的颜色。山还是原来的山，却再也无法保持原先的平静。在这样的山色面前，所有冠冕堂皇的词藻都苍白无力，再多的言语也失去了色彩。

高二（4） 王乙婷